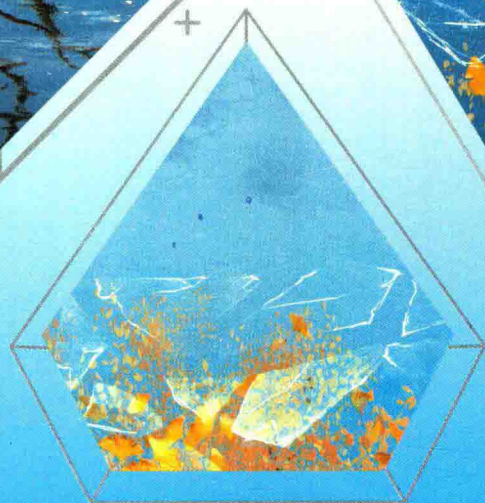


梦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秘密，
是时间抹不掉的证据。

殷寻 著

下

素年 不相迟



出版社

殷寻
著

素年 不相迟

①下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目录

CONTENTS

1

Chapter 17
你的爱来路不明

16

Chapter 18
你这个疯子

32

Chapter 19
他是想要相信你一次

47

Chapter 20
你家是盗皇陵的吗

62

Chapter 21
比狠，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79

Chapter 22
我受够了这种日子

95

Chapter 23
只怕她践踏了他的心

114

Chapter 24
我要我爱的人高枕无忧

132

Chapter 25
我想去相信他一次

144

Chapter 26

是我不想放手

159

Chapter 27

我回来了

179

Chapter 28

我就最后一句话

195

Chapter 29

我有权让你死不瞑目

211

Chapter 30

这样的人才叫可怕

227

Chapter 31

祭奠失去的最好方式

243

Chapter 32

谁当真谁就输了

255

Chapter 33

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活着

267

Chapter 34

你藏了个重大的秘密

Chapter 17

你的爱来路不明



离登机还有二十分钟，年柏彦从外面打完电话回到休息室，见素叶眼睛半睁半闭，坐下来：“在我身上靠一会儿吧。”

素叶摇头：“贵宾室里都是飞北京的人，万一被你不认识却认识你的人看见了不好。”

她令他窝心，他扳过她的头让她靠在了他的肩膀上，侧过脸：“下了飞机，去8号出口。”

她不解。

“刚刚已经安排了人去接你。”

“真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

“听话。”

二十分钟很快过去，要登机了。年柏彦未动，素叶也始终靠着他，良久后才叹道：“登机了。”年柏彦的声音在她耳畔落下：“回北京，想我，就给我电话。”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鼻腔酸胀。

“还有，别去招惹阮雪曼。”

素叶听出他话中有话，抬眼看着他的下巴。他沉思了一下道：“我一直怀疑在南非跟踪我们并差点要了我们命的人，跟阮雪曼有关。”

“怎么可能？她……”

“是贝拉主动跟她联系的。”他淡然。

素叶猛地挺直身，大脑在空白一片后又恢复了运转，贝拉是年柏彦的助理不假，但同时也是精石在南非分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能与阮雪曼联系并非难事。她是小瞧了阮雪曼，竟手眼通天。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贝拉的？”她努力回忆，却没发现贝拉有丝毫的破绽。

“在约堡她反对我陪你逛街的时候，她的反常引起了我的注意。”

素叶这才隐约记起：“因爱成恨？”

“如果是阮雪曼就没这么简单了，怕是想一箭双雕。”

“那你这次回去会有危险！”素叶一惊。

年柏彦将她的一缕发丝别于耳后：“放心，我回去了她倒真不敢轻举妄动了，当然，一切只是我的怀疑。”

素叶惶惶不安，叶家每个人的面孔她不是没看穿，只怕日后会不太平。

飞机抵达北京国际机场时午后阳光正浓，因为帮着朋友代购了不少护肤品，选择了托运，所以素叶到了行李提取处等候，年柏彦静站在角落。他只有一个小型行李箱，没有托运，她知道他是在暗暗等她。

过了很长时间，一个个行李箱从输入口滚落到了传送带上，她看到自己的行李箱，上前去取，等到手后再抬头，角落中的年柏彦果然提着行李走了。素叶拖着行李缓缓前行，隔着几米的距离看着前方男人的身影。

这种明明相爱却无法相守的痛，堪堪胜过争吵分手的痛。

她无法正大光明地挽着他的胳膊，不能肆无忌惮地赖在他怀中亲吻，不能每天睁眼就能看见他的身影，回到北京的年柏彦，是精石集团的总经理，他是所有人的年柏彦，就偏偏不是她的。

她看到许桐，身后还跟着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想必就是年柏彦口中来接机的股东。年柏彦从平行扶梯出来后便站在原地，许桐带着两人快步上前，其中一个股东步伐更快，大老远就主动伸手朝向年柏彦。

素叶离他们越来越近，近到几乎一伸手就可以碰到他的肩膀。年柏彦没朝这边看，与前来接机的股东谈笑风生，脸上是波澜不惊的温厚恬淡，许桐也只是扫过来一眼，淡淡的，脸色与年柏彦一样波澜不惊。

她抚了抚太阳镜，低头，就这样，从容淡定地从年柏彦身边经过。

当走出出站口时，风凉，素叶紧了紧衣服。北京，她回来了。

空中浮荡着薄凉又清畅的气息，是秋天独有的味道，借以祭奠那些从树枝上飘落的生命。

很快，年柏彦也出来了，股东们左右拥着他，许桐在他身后，路边停着公司的车，司机主动上前帮他提了行李。素叶远远地看着他，这一次，她与他之间的距离更远了。

她以为，他不会回头。

可就在快要上车的那一刻年柏彦回了头，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到了这边的她身上，外人看着像是随意，只有她清楚地知道他的目光那般深刻。

她了解他。

一声车鸣唤醒了她，素叶一扭头，愕然。

叶渊在她惊愕的注视下看了一眼前方的车子，笑：“你真是太大胆了。”

“你怎么来了？”素叶摘下太阳镜，面色略凉。

“来接你。”

“你接我？”

叶渊耸耸肩膀：“是年柏彦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是叶渊。“我是破坏叶玉幸福的第三者。”

“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大胆，不，你们两个都挺大胆。”

“你要兴师问罪？”

“我懒得管你们的事，今天来接你，只因为你是我妹妹。”

“我的车怎么在你手里？”她站在原地没动，他开来的是她的那辆差不多快报废的红色吉普车。

“我帮你修好了。”

素叶不解。叶渊冲着她一招手：“先上车，我是你哥，又卖不了你。”

公路的另一头，司机驾车稳稳地在车群中行驶。年柏彦倚靠在后车座上，两名股东谈天说地，他只是淡淡地回应，许桐将黑咖啡递到他手里，顺势在他耳边低声道：“素医生已经上了车。”

年柏彦没说话，唇角却松缓了不少。

红色小吉普车上，叶渊道：“这辆车是咱爸当年送给素阿姨的，你一向珍惜，哪怕是给里面换了零件你都要留着，你说，我怎么能不帮你修好呢？”

素叶看向叶渊时目光变得不悦：“你的话还真多。”

叶渊笑出声：“其实你心里放不下，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看看咱爸？他老了，身体越来越差了。”

素叶厌恶地转头：“那是你爸，不是我爸。还有，之所以留着这辆车是因为我想省钱。”

叶渊也不多加劝阻。

车子上了北四环，素叶看了一眼路标：“叶大少爷，你出错口了，我住的地方还要到下两个出口出去才对。”

“我没说要送你回家。”

“你什么意思？还想拉我去叶家？”

前方红灯，叶渊放缓了车速：“你别激动，我们去林要要那儿。”

素叶侧头睨着叶渊：“什么意思？”

“我承认，我答应年柏彦来接你是有目的的。”叶渊停了车，转头看着她有点献媚，“你跟林要要不是好朋友吗？帮我说说好话。”

素叶不阴不阳：“别费心思了，要要和丁司承马上要结婚了。”

“我不管什么丁四成还是丁五成的，他要是对她好我无话可说，但是小叶，要要不快乐。”

素叶听着这话不对劲，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其实叶渊她是多少了解的，虽说平日风流成性，但貌似没为哪个女人上心过，他从不是那种能看出女人是否开心的男人。“那你得跟我说实话，你对要要究竟几个意思？现在是什么状况？”

叶渊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如实相告：“我确信我能带给她幸福。”

他的声音很低，却难能可贵地坚决，这份坚决震撼了素叶。

叶渊在林父林母面前表现得格外大方得体，这与素叶平时见到的吊儿郎当的叶渊有着天壤之别，她忍不住抖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挽住了林母的胳膊问：“要要呢？”

林母朝着浴室努努嘴：“在里面洗澡呢。”

她一听里面果然有水流声，敲了敲门：“林姑娘，我给你买了口红了啊，按你的要求，血红血红的，性感极了。”

里面的林要要没吱声。

“我不就走了几天嘛，连我都不搭理了。”

“这孩子就这样，奇奇怪怪的，谁说话都像是听不到似的。你再等会儿吧，都进去二十多分钟了，快出来了。”

素叶哪是能耐着性子等待的人，又是敲门：“你再不出来我可闯进去了啊，口红好贵的，你得给我钱。”

里面还是只有水声。

在客厅坐着的叶渊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一下子起身，几步蹿了过来，抬腿一脚将浴室的门踹开。

林母一声歇斯底里。

林要要静静地躺在浴缸里，身上素白的睡裙被染成了红色，水顺着溢满的浴缸哗哗往下流，整个浴缸都被血染红了，只有她那张浸在血水中的脸，惨白。

林要要割腕自杀了。

医院抢救室上方亮了灯，灯光凉得骇人。

从林要要被推进抢救室的那刻起，素叶就一直站在抢救室门口，额头抵在紧闭的门缝上，林母哭倒在林父怀中，两人双双瘫坐在椅子上。叶渊靠着墙，大手紧攥，死死盯着抢救室上方的灯，他的衣襟上沾了大片的血。

不知过了多久，走廊里有脚步声响起，很急促。

素叶没转头，现在任何人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她只想看到林要要平平安安地被推出抢救室。走廊上的灯映亮了男人的身影，他的步伐很快，身后的人几乎跟不上他的脚步，他一拐弯看见了素叶，放慢了脚步。

身后的许桐也放慢了脚步，作为年柏彦的助理，她不是不清楚从机场回公司这一路上他有多心不在焉，他在南非的大起大落，连带着整个精石集团的股价也大起大落，股东们之所以催他回来，无非是想在他身上寻得一份保障。在车上虽说他在听股东们的建议，可她知道他走神了。

果不其然他拿出了手机，她离他最近，扫到了他发给素叶的信息：到家了吗？

对方没回复。他看着手机发呆，股东还在喋喋不休，手机终于振动，他快速翻看信息，她扫到了素叶的回复：我在协和，要要自杀了。

紧跟着他就命司机掉转了方向，许桐终于明白，这世上能牵动他情绪的就只有素叶一人了。

年柏彦上了前，许桐快步走到哭得有气无力的林母林父面前轻声道：“这位是林鉴定师的领导，精石集团总经理年柏彦先生。”

林父林母没料到集团总经理会亲自前来，纷纷起身，林母一个劲儿抹眼泪说不出话，林父压住悲伤主动伸手：“年总您好，要要给公司添麻烦了，真对不起。”

年柏彦与林父握了下手：“是公司该说抱歉才对，林鉴定师是我的职员，发生这种事我深感抱歉。”

林父一下子红了眼，哽咽道：“是我没教育好女儿……”

“一定会没事的。”年柏彦搀扶林父林母坐下后对许桐叮嘱，“林鉴定师抢救和在院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都走公司报销程序。”

“是。”

林母哭得更凶了，断断续续出声：“年总……谢谢……谢谢您对要要的关心。”

做完林母林父的安抚工作，年柏彦上前对叶渊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叶渊道：“要要的所有费用我会负责。”

“她是精石的员工，走公司程序是应该的。”年柏彦话毕便经过了他身边。

脚步，终究在素叶身后停住，他心疼，准备用来安慰她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抬手覆上她的肩膀，微微用力给予她力量：“坐着等吧。”

素叶摇头，她就要在这儿等，一直等到林要要平安出来。

“听话。”他低头温柔哄劝。

素叶带着哭腔：“你别劝我了，我就站在这儿等。”

年柏彦知道她倔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动，也就由着她了，见她身上斑驳的血痕，转身将许桐叫过来，从钱包抽出张银行卡：“给素医生和叶先生分别买套衣服。”

又不知过了多久，有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林母歇斯底里地哭喊：“丁司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丁司承”这个名字如同扔进寂静堆中的炸弹，炸开了沉静的局面。叶渊的目光陡然变得锋利阴霾，素叶的肩头颤抖了一下，转身。

丁司承还穿着白大褂，目光焦灼步履踉跄，显然是刚从心理诊所赶过来的，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他身后跟着丁教授。素叶冲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你跟要要究竟是怎么回事？”

丁教授在身后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一脸的尴尬和焦急。

丁司承问：“要要怎么样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

丁司承见避无可避，硬着头皮道：“我提出了分手。”

所有人都震惊了。

紧跟着素叶怒吼：“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为什么跟她分手？”

丁司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素叶咬牙切齿地看着他：“如果要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叶渊走上前，与素叶相比他显得很冷静，一字一句问：“丁司承，当初是你追的要要？”

丁司承皱皱眉，没回答。

“回答不上来？那好，我问你，谁主动提出的结婚？”叶渊阴沉着脸。

丁司承深吸了一口气：“是我。”

话音刚落，叶渊一拳挥了上来，丁司承没留神，一下子没站稳跌坐在地。叶渊一个大步上前揪住他的脖领又是一拳，丁教授赶忙上前，却被林母一把揪住，她差点把他头发都扯下来，哭喊着：“你还教授呢？这就是你教育的儿子吗？你们一家全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林父手忙脚乱地拉架。

丁司承连挨了两拳被激起怒火，起身跟叶渊打成一团。年柏彦几步上前，大手左右一伸，分别扯开了叶渊和丁司承，低吼：“闹够没有？人还躺在里面呢！”

丁司承松了手，抬手擦了嘴角的血迹，叶渊也推开了年柏彦，死死盯着丁司承。

林母死命推搡着丁司承：“你给我滚！”

“咱们有什么事等要平安出来再说，行吗？”丁教授捂着脖子上前规劝。

“滚！你们姓丁的没一个好东西！丁司承，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闺女跟你这么多年你说分手就分手，你把我家闺女当成什么了？看你文质彬彬的，怎么就这么缺德？你给我滚！从今以后我们家要要就当从不认识你这个人！”林母一把甩开丁教授的手，将丁司承往死里推。

丁司承内心苦闷，再加上刚刚与叶渊打了一架，林母这么一推，他又没站住跌坐在墙角，林父上前扯住林母，冲着丁司承“呸”了一声，然后安慰林母：“这么个畜生，你还搭理他干什么？咱们要要一定会没事的，一定！”

丁教授这才走上前，看着坐在墙角耷拉着脑袋的儿子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件事你必须得负责。”

丁司承点点头，良久后说：“对不起，让您受连累了，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等着。”

丁教授虽说心疼儿子，但现在躺在抢救室的也是人家心头上的肉，于是冲着他摇头：“你啊你。”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素凯和叶澜赶过来了。素凯原本是准备接素叶回家的，不承想在电话里听说林要要的事后吓了一跳，又赶紧给叶澜打了电话。

许桐的行动很快，带着两套衣服赶回了医院，年柏彦劝服了素叶和叶渊先去换下衣服，等他们两人离开后，他才朝丁司承走过去。丁司承还倚靠在墙角，一动没动，白大褂蹭脏了，看上去很狼狈。

年柏彦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跟林要要分手，是因为素叶吧。”

丁司承抬头盯着年柏彦。

“我警告你，不准让素叶知道你喜欢她。”

丁司承冷笑：“你有什么资格警告我？”

“你的爱来路不明，你会让素叶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年柏彦双手揣在裤兜里，声音不疾不徐，“我想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你也明白。”

“难道你没让她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年柏彦眼里是咄咄逼人：“以我对素叶的了解，她宁愿跟着我一同受尽口诛笔伐，也绝对不愿意跟闺蜜抢同一个男人。”

年柏彦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丁司承没立刻反击，良久后才缓缓起身，整理了下凌乱

的白大褂：“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每天活在口诛笔伐中还能灿烂依旧，你的爱对她来说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如果是出于你心理医生的专业建议，那么我心领了。”年柏彦的眼角眉梢都不曾有波动，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但如果以男人的身份，我想我没必要接受一个失败者的建议。”

丁司承目光与他相逼：“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也未免有点太早了。”

年柏彦却笑了：“你错了，耀武扬威这个成语在我人生的字典中就没出现过。丁医生，你有个林要要拖着，今天又发生了这件事，你想在素叶面前洗白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事。”

休息室不大，面朝西南，所以年柏彦推门而入时能看见大片的夕阳西下，再远处是透着天际边沿的黑浓，像是黑色与金色相交汇的带子徜徉在天际边缘。

素叶孤独地呆坐在窗前，盯着玻璃窗外那株被秋风吹得七零八碎的白兰树发呆。她换了衣服，怀中抱着沾了血的衣服，整个人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

他上前将她拉起搂入怀中，她紧紧搂着他，终于哭出声。他没多说一句话，轻抚她的后脑。良久后她才止住了哭声，年柏彦开口：“一切都会过去的。”

素叶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要要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

“她一定会没事。”

她的泪水更汹涌。他低头吻了她的额头、她的眼、她的鼻梁。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姐——”

声音，戛然而止。

素叶反应过来，一把将年柏彦推开，眼角还残留着泪。

素凯几秒后恢复了正常神情，清了清嗓子：“林要要被推出抢救室了。”

素叶一听，二话没说就跑出了休息室。

年柏彦还站在原地，素凯跟他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良久他转身。

“千灯镇、南非和香港，叶叶都是跟着我的。”

素凯陡然停住脚步，转头看着他，一脸不可思议：“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总觉得你不像是善于交代的人。”

年柏彦平静地看着他：“我不是要对你交代什么，而是希望你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好素叶，作为她的家人，你很重要。”

“你和她不可能。”素凯说话毫不留情。

年柏彦反问：“你觉得感情这种事是理智可以控制的吗？”

素凯狐疑地看着他。

“如果可以控制，我想你最不愿爱上的人就是叶澜。”

素凯的脸一下冷了。“我比任何人都将更加拼命地保护我姐。”沉默了一两分钟后他甩了句话离开。

林要要脱离了危险，昏迷未醒，一只手裹了纱布，手腕如纱布般白皙。素叶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旁边是喜极而泣的林母，叶澜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丁司承站在门口，一脸憔悴。

年柏彦的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许桐成了传话大使夹在中间为难，最后实在是太晚了，年柏彦只能先行离开，又嘱托许桐留下，务必要送素叶回家。这话让素凯听见了，他走上前对年柏彦说：“我会送我姐回家。”

年柏彦迟疑了一下，良久后才点头同意。叶澜想到还有工作没完成，只好跟着年柏彦的车一起回去，素凯暗自给她做了个电话联系的手势，她微微抿唇。

年柏彦与林父林母道了别，临离开之前看向素叶那边，她也抬头望过来，紧紧咬着唇，眼神无助得令他心口泛疼。走出医院上了车，他发了条短信过去：早点回家休息。

那边很快回复了：嗯。

霓虹点亮了整条长安街，车影纷沓，喧嚣在夜色下有了遮掩，只是因为夜越深人就越寂寞。车窗外的建筑物纷纷后退，他攥着手机，疲惫地靠在后车座上，闭着眼，脑中始终盘绕着临离开医院时素叶的眼神和她发来的这个“嗯”字。

他的人在车上，心却始终留在医院。

医院入夜留不了太多的人，素凯送素叶到家已经挺晚了。关上房门，她在黑暗中站了好久才换了鞋，进了客厅将包扔到一旁，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倒在沙发上。月光透过白色纱帘倾洒了进来，映得跃层的楼梯铮铮发亮。

原来，一个人的夜晚真的很可怕。素叶调亮了客厅的灯，室内被鹅黄色的温暖填充，似乎觉得没那么冷了。

准备到冰箱里翻翻看有没有什么零食，余光落在了墙角，这才发现竟多了个细长的箱子。她不记得有这么一件没开封的东西，想都没想拆了封，等里面的物件露出庐山真面目时她一愣。

“十一万五？”

“姑娘，这屏风可是双面绣。”

“太贵了。”

“这年头啊会苏绣的人越来越少，手工的一针一线，不贵了。”

面前摆放的，正是她连连喊贵却又念念不忘的屏风，足有一人多高，褐色底图，白兰花蕊宛若就在眼前盛开。屏风的最下角绣有一行字，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她之前在绣馆没有见过。不长的一句：相逢正遇素锦年华时，未晚。

她轻抚上面的绣字，指尖触了“素”又落在了“年”上，停顿下来，觉得再美的言语也抵不过屏风上的这句，因为有她，亦有他。她从未想过，她和他的姓氏连起来竟会是这么美的一句话。

压抑的思念如洪水般决堤，她拿过手机，颤抖着手指给他发了条微信：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但还是谢谢你。

发完又后悔了，万一他很忙没看见怎么办？万一被其他人看见误会了怎么办？万一叶玉在他身边怎么办？不过一条微信，却令她诚惶诚恐，她也不明白，与她曾经那么亲密的男人，为什么一回北京就一定要遥望无法相守？

手机振动了一下，他回复：喜欢就好。

他终究还是懂她的，简单的四个字却成了她心底最沉稳的力量。她忍不住又回了一条：还在忙吗？

很快收到回复：在开会。

素叶看了下时间，已是10点多了，这么晚还在开会。明明告诫自己别再打扰他，可手指就是不听使唤：柏彦，我想你了。

手机迟迟没有振动，她后悔了，他在工作，她的行为无非就是捣乱了。正懊恼时手机终于振动了，素叶抖着手指打开微信，他说：我也是。

素叶不知道自己怎么睡着的，醒来时见到灿烂的阳光，虽说好多年没在北京过秋天，但还记得这里秋季的味道，清澈的，比冬季多了湿润，比夏季多了清凉。叶子是最纯粹的金黄色，铺满了整条长长的街道。

上午9点，她回联众销了假。丁教授在例会上交代了工作，他脖子上还贴着创可贴，与素叶目光相对时有点尴尬。相比其他同事的热情，何明和方蓓蕾显得很平静，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素叶倒是无所谓，李圣诞愤愤不平，散了会后一直唠叨：“看见没？明显的不欢迎啊，也对，你这提前回来从他们碗里分走了不少羹。”

素叶没搭茬。到了下午，等诊断完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客户后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她刚进住院部就见叶渊走了出来，他告诉她要要是中午醒的，已经没事了，素叶这才放心。

叶渊还得回航空公司开会，将车钥匙还给她，他自己打车回公司。素叶敏感地发现他眉间透着沮丧，想想八成是在里面受挫了，试探性问了句：“昨晚你守了一夜？”

叶渊点头。

“还有丁司承？你们两个？”

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

“那你……”

“我还有事，先走了。”他不想回答太多，打断她的话。

阳光将他的背影拉长，素叶似乎看出了他内心的寂寥。

林父林母一大早就赶到了医院，等素叶推门进了病房时，看到二老的气色比昨天好了很多，丁司承正坐在床头喂要要喝粥，见到这一幕后素叶终于明白叶渊沮丧的原因了。

林母招呼她进来，丁司承拿勺的手微滞了下，但还是不着痕迹地将粥送到要要唇边，他没回头看她。

林要要摇头示意不要了：“我想单独跟小叶说会儿话。”

素叶扯开纱帘，让阳光洒进来更多些，林要要虚弱地问：“你怪我是吧？”

素叶拉窗帘的手停了下，没好气地说：“你别跟我说话，我没你这么个窝囊朋友！”

林要要不说话了，低着头。

毕竟是刚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素叶虽说憋气但也不忍心，坐回椅子上，拿起一个苹果边削皮边道：“你下次再想寻死告诉我，我拿把刀子直接捅你心窝上正好一了百了。”

“对不起……”林要要哑着嗓子。

素叶没抬头，一点点削苹果。

“小叶。”林要要拉着她的手。

略凉的手指令素叶再也无法说狠话，反手握住她：“你怎么这么傻？”

林要要流泪了，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素叶将苹果放到一边，拿了纸巾为她擦泪：“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你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诉苦，为什么要糟蹋自己呢？”

“不，小叶，你要相信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死。”

“你想用这种方式让他回心转意？”

“不是，我明白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但我这些天不知道怎么了，浑浑噩噩的，有时候看着楼下觉得纵身一跳的感觉应该挺好，还有昨天，我真的是想洗澡，可就是觉得手腕很痒，只能狠狠割下去一刀才能解痒……”

素叶吃惊地听着她这番话：“你的这些念头是在分手之后出现的还是之前就有？”

“分手之后。”

一直陪着林要要到晚上，直到丁司承带着林父林母用完餐回病房后素叶才离开。刚出住院部的大门，丁司承便从后面追了上来：“小叶。”

素叶看着他走上前，脸色冷漠。丁司承最怕的就是她这副神情：“我有话要跟你说。”

“真巧。”她瞳仁的温度近乎降到冰点，“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谈谈。”

上了车，素叶直截了当：“为什么分手？”

丁司承沉默。

她面色不悦：“回答不上来？那好，我就问你能答上来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林要要因为失恋而引起了抑郁症？这也是她割腕自杀的真正原因！”

丁司承没有震惊，低垂着头，好半天摸出烟盒，拎了一根叼在嘴里，点燃时将车窗敞开。

“我也是在要要醒了以后才发现的，这也是我想跟你聊的原因。”

“你想跟我聊什么？是不是觉得内疚感减少了？你别忘了，是你不负责的行为才让她心情长期压抑。你回国之后关心过要要吗？分手只不过是引发她长期以来抑郁情绪的导火线！”

“我也是心理医生，这点我比你更清楚。”丁司承稍稍加重了语气。

素叶死死盯着他。

“我知道你不再信任我，我想跟你我说的是，我会全权负责要要的病情，直到她康复。”

“不必了，虽说在这个圈子里我没你名气大，但要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想尽办法让她痊愈。”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我都很清楚，抑郁症达到轻生自杀的程度已经不容忽视了，她要及时接受治疗才行。”

“我没说不允许她治疗，只是我不希望你再参与进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你比谁都清楚，这是我们解开病患心结的关键。”丁司承语气转为严肃。

“那好，我问你，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治疗？”

“大部分患有抑郁症的人，复发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要要除了要要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外，还需要配合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

“你想用什么药？”

“氟西汀，目前国内最好的抗抑郁药物。”

“这是抑郁症中度以上用的药物。”

“她已经很严重了。”

“可她没完全丧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素叶跟他在治疗方案上发生了分歧。

丁司承看着她，眉宇严肃：“素叶，你现在只剩下感性作祟了。”

素叶没说话，眉头拧紧。

“我明白你的心情，要要现在这样我比谁都难过，但是她现在病了，那么我们是不

是要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为她着想？”

“如果你想用药，那也别让她知道，偷偷换掉她在医院里服用的药就行。”素叶深吸了一口气，丁司承说得对，其实她是从心里排斥要要患上抑郁症这个事实。

“你想瞒着她。”

“对。”

“她有权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

素叶坚决：“你想亲自治疗可以，那就想方设法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治好，否则，你将她交给我！”

“我们在药物上进行隐瞒，但物理治疗呢？中度抑郁症需要进行rTMS治疗，到时候要要还是会发觉。”

“我反对她进行物理治疗。”素叶语气十分冷淡，“林要要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最清楚，她天生乐观，药物加心理配合，我相信会治愈。你实话告诉她，会加重她的负担，她还要不要去交际？还要不要去上班？在我看来，改变她目前的生活环境，转移她的注意力是最好的方式，你治疗的手段太强制性了。”

“我也是为她好。”

“为她好就要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在我看来，你只是将她当成患者！”素叶一字一句道，“丁司承，我们曾经因为心理课题有过不同意见，也争执过好多次，以往都是我听你的，但今天面对的是要要，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不会让步，还是那句话，你有本事就在潜移默化中将她医好，没本事的话就让开你主治医生的位置！”

这一路上素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的车，整个人浑浑噩噩的，满脑子都是林要要当时自杀的画面，前方红灯成串，红得令她心惊胆战。她不是没接触过抑郁症患者，也不是没治愈过，但临到要要身上了，她反而诚惶诚恐。

车子彻底堵得不动弹了，素叶趴在方向盘上，车窗外是霓虹，上方有巨幕荧屏，她看到了精石推出的最新单品，目光久久没能转移，明知道看不见年柏彦她还看得出神，直到后车鸣笛催促她才反应过来。

回到家又置身黑暗，素叶洗漱后窝在床上，看着手机发愣，不过才一天没看见年柏彦，她的心就无依无靠。情不自禁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你说我在想你的时候就打给你，但我不能听你的声音，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我想你、想你、想你……

一份爱情中最甜蜜的是思念，最难挨的也是思念，素叶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整天腻腻歪歪就想着男女恋爱那点事的女人，但现在她貌似也成了这种女人。让她不由得想起一句话来：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